

# 《白夜破晓》导演刘英剑接受晨报采访： “我们把人性放在前面”

七年之后，《白夜破晓》终于续上了观众对《白夜追凶》的执念。

但随之而来的，还有观众更多的追问：和前作相比，目前的案件是不是不够“烧脑”？未来“白夜”系列还会有续集吗？

在接受新闻晨报记者等媒体采访时，《白夜破晓》导演刘英剑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作为《白夜追凶》的摄影指导，他本身对“白夜”系列有着很深的感情，甚至不愿意让摄影风格过于凸显以影响观众的体验，“不管有什么样的外壳，我相信悬疑剧最后讲的还是人性。我们努力把人性放在前面，把案件慢慢地往后放”。

以下是刘英剑导演的自述——

我是在2022年拿到的这个剧本，当时对自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我们要面对新观众还是老观众？

我的答案是，新老观众我们都要兼顾。

那么首要的，是我们要找到《白夜追凶》所有的场景。当时美术团队反馈的消息不是很好，很多场景都已经不在了，怎么办？就算要在棚内重新搭，原来那些景没有了，尺寸怎么算？

美术团队做了很多工作，他们最后选择用地砖作为突破口——地砖的尺寸是大概

可预估的，你可以通过地砖的尺寸，反推出来场景的尺寸，长多少，宽多少，再通过三维的建模，反复推敲，最终定下来场景的方案。

相比之下，凑齐原班人马不算是个难点。大家听说要重启，心情都很激动。但因为一般演员在一段时间里的通告是排得很远了，要想集中在一个时间共同来完成这个作品不太容易，为此大家都做了很多牺牲和让步。比如潘老师（潘粤明），接到重启的消息以后，他找了健身教练，每天都在锻炼，拍摄过程中几乎不怎么吃晚饭，我们私下的聚会他也从不参加，一直在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。

剧本方面，案件整体的逻辑都保持了。我一直觉得和其他的刑侦剧，“白夜”系列特别不一样的一点，就是它讲的是身边的人、身边的事，它是通过这些影响观众、推动主角的成长。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智商犯罪，无论是“周子博案”还是“四月杀手案”，我们都是讲了一些社会话题，你看新闻也会看到这样的案例。我们想通过这些来呼吁大家多关注，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发生。

除了案件，我们也侧重讲主角的成长。这一季里，关宏峰没有那么一意孤行了，关宏宇也有了睿智的一面，甚至周巡没有了那么多的碎言碎语，周舒桐也能独立完成自己的侦破任务了。有时候我会觉得，这些主角就像我们的孩子，慢慢地长大，像小燕子似的。可能有一天，小燕子真的长大了，就要飞走了，且看且珍惜吧。

我也注意到一些观众的评价，谈到希望高亚楠（《白夜追凶》中的法医）能继续出场。观众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这里的逻辑在于，高亚楠在戏里刚刚生完孩子，反派的反扑又如此嚣张，关氏兄弟和他们身边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关宏宇继续让高亚楠回到这个故事，似乎不太符合逻辑。

新出场的法医部君然，设定是高材生、能力很强，还是关宏峰的小迷弟。所以他第一次出场看到关宏宇假扮的“关宏峰”的时候，内心会有一些失望：原来我们警界里面传得那么神的一个人，不过如此啊？等到第三集关宏峰上线以后，他立刻从眼神中分析出来是两个人，这些都放在细节里。

当然，让我惊艳的是，现在观众看戏真的很仔细——像有些网友说是“用放大镜看”，这很好。我们埋的“包袱”、前后呼应的细节，能被观众看到，说明观众越来越专业，对创作者来说也是一种鞭策。

对我个人来讲，从摄像转到导演，当然会有压力。尤其《白夜追凶》的受众那么广，大家对第二部的期待又那么高，换成谁都会有压力。但这个任务已经到你身上了，就踏踏实实做事。

影像层面上，我遵循的一直是不要让影像影响故事，把摄影机藏起来，不要让观众被镜头带偏。比如曲弦出场的那场戏，我们用摄影的方式让曲弦在画面的上方、周巡在下方，形成一种压迫感。但大家在看故事的



时候，几乎感受不到这个镜头的特点——这恰恰是我想要的，我不想让观众觉得这个摄影风格太强烈了。

还有一些细节，我们也会想办法。比如上一季关宏峰、关宏宇两兄弟换衣服以及交接手机和钥匙的戏，观众看得很多，那么现在能不能想办法避免这些戏？我们做了很多设想，像“四月杀手案”开篇，拍关宏峰和关宏宇在汽车交接，我们专门用360度的环形轨道拍，先让哥哥坐到车后座的，镜头转过来，弟弟已经穿好衣服从前座出去了。

我个人是《白夜追凶》的粉丝，我也想在第二季让观众得到满足。至于《白夜破晓》后面有没有续集，我作为导演确实决定不了；如果观众对第二部很满意，平台、编剧老师也都认可，可能会继续创作第三季，甚至第四、第五季，也都是有可能的。

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



## 愚孝赛道有了道歉专业户？ 郭晓东：这些好作品也在改变我

2017年，程莉莎发文回忆与丈夫郭晓东一起回乡过年的往事，却意外引发了有关“妻子要经过特批才能跟老公坐在一起吃饭”的“舆论风暴”。此后，两人参加夫妻真人秀，相处细节中也不断引发热议。

七年过去，夫妻感情亲密如昔，甚至在郭晓东扮演的“庄超英”（《小巷人家》角色）被全网骂“太愚孝”时，两人也彼此从容调侃。而变身“道歉专业户”的郭晓东，还跟随剧情时时在线“求饶”，承认在角色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。

“怕不怕观众人戏不分？  
有没有压力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郭晓东近日受访坦言，最初看到剧本时，他就想到角色会有很大的争议，“作为一个职业演员，我有没有更好地完成这个角色，才是重要的。所以这个角色对我一点压力都没有，我一直享受其中，能够真正地生活在这个人物的状态里，是我作为演员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。”

看到了自己的影子

从《新结婚时代》的何建国到《小巷人家》的庄超英，郭晓东的许多经典角色，似乎都难逃类似的印象——对父母愚孝，无底线

退让；不断要求妻子忍让，时不时就暴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气质……

对郭晓东而言，这些角色都各有各的特点，有些复杂性矛盾性更是极为特别，“像庄超英身上的愚昧、愚孝乃至古板、教条，非常鲜明，对演员来讲非常特别。从专业的角度来讲，我很高兴大家能用各种声音去批判去发泄，这是对我塑造角色的一种认可。”

某种程度上说，这些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郭晓东。比如在《新结婚时代》之后，他看到自己身上很多缺点，决心和程莉莎一起走进婚姻；而在《小巷人家》的拍摄中，他重新端正了在婚姻中的态度，也找到了处理家庭事务的方法。“我曾经也是有点斤斤计较。很多男同胞在这一点上，有点迟

钝、有点辨别不清晰。经营一个家庭，的确不是单纯凭感觉往前冲的，需要智慧，需要客观地去分析和面对，用更恰当的方式去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。”

在《小巷人家》播出期间，郭晓东常常和程莉莎一起追剧。有时对方也会现场吐槽，“你看你就是这样的”。而郭晓东更笑言，戏里是庄超英的女儿庄筱婷在未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偷偷领了结婚证，戏外，他和太太领证也是“先斩后奏”。“我们当然不是偷着领，正好觉得那个日子比较好，领了之后才通知她的父母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我们应该尊重相爱的两个人，尊重这份感情”。

生活流的“道歉专业户”

《小巷人家》播出期间，郭晓东曾数次在社交平台代角色“道歉”：“道歉专业户庄超英，再次对被伤害过的亲人们说声对不起，往后余生，我会用行动来守护我们小家的幸福……”这固然是一种与观众互动的方法，却也是郭晓东真诚的表达。他透露，庄超英

后期的转变，是戏剧创作的必然，“经历了这么多，他会有一个自我反省、自我思考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一旦形成了，他会变化。所以，庄超英的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的。”

而在表演上，郭晓东也要求自己足够生活化，甚至要达到纪录片般的表现。“我个人的审美就特别害怕做作，一做作，我就浑身不舒服。”他认为，表演的关键就是“完全成为角色”，“好多这种生活的常态，自然而然地会从你的语言、身体、行为上流淌出来。”他笑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演员有时候会对“表演上瘾”，“这些东西对于演员来讲，有时候是不可复制的。这种下意识的表演，它太有魅力了”。郭晓东举例说，剧集尾声有一场他和闫妮在厨房里的戏，闫妮扮演的黄玲吐槽丈夫“你别过来，外面这边都是油烟，老了老了还贴上了”，他就即兴地跟上一句“我就愿意跟你说话”。“你在人物里的时候，好多话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说出来的，所以特别鲜活，非常人物化，特别有意思”。

晨报首席记者 曾索狄